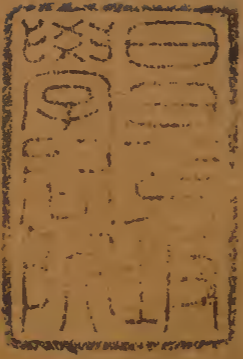


春秋事義全考



漢書門			
八	〇	七	類
六	三	函	號
一	九	架	冊

內閣文庫			
七	〇	七	漢
五	一	九	書
兩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07	
冊數	15 ( 15 )		
函號	275	74	

十六止

十五



春秋事義全考卷之十六

丹陽姜寶廷善甫纂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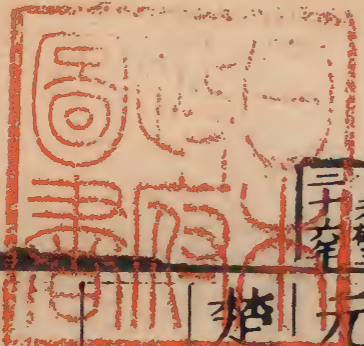
男士麟 士昌校正

哀公 名蔣定 公子蓋定 嬖所生 恭仁短折曰哀

未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王氏經世杜氏曰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侯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也○按入郢者吳也壞宗廟徙陳器撻其父之墓處其宮而欲妻



春秋事義全考卷之十六

其母者亦吳也不能報吳而釋憾於蔡楚既非矣乃胡傳謂蔡宜得報而楚之復讐爲可恕不亦悖乎且誘殺侯般而滅其國用隱太子於岡山以一裘之故拘昭侯於南郢數年而後歸蔡之讐楚豈下於入郢使若所爲者蔡人親爲之始可謂楚宜得報而蔡之復讐爲可恕今事出於吳蔡無與也蔡不能報楚而假手于吳出乎爾者反乎爾正可以爲強而無道之戒乃以復讐恕之孰謂春秋有是法哉康侯之言爲高宗不復金讐而蔡也然宋則蔡也金則楚也欲勸其君復讐於夷狄而反恕夷狄之遷虐於中國義則踈矣○書圍蔡則圍者之

罪自見其稱爵乃國君自將之恒稱以爲恕楚非也  
饑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汪氏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之郊禮釋凶服而從吉則爲不孝於親矧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蒞事則爲不敬於天一舉而犯三不韙焉春秋書郊之失禮未有甚於此者也宣三年匡王未葬而不郊猶三望雖曰廢郊其罪與哀公等爾

秋齊侯衛侯伐晉

春秋卷之二十一  
二  
伐夷儀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內不書書次垂葭公會齊  
衛于牽帥狄師襲晉戰于絳中猶不書也諸侯之無伯  
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  
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也春秋之季諸  
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也○季氏私考齊衛五氏垂  
葭蕪蔭之次本爲懼晉出師之故及晉師不出而遂伐  
之霸統亡矣許翰氏曰晉爲盟主而諸侯至於合從以  
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觀定公之末邾之事晉至矣去歲邾子來奔喪

今逾年而遽伐之蓋魯人禁邾利取其田不復知有禮  
義也季氏私考何忌當孔子用魯時觀其盡力於公室  
多合禮義及孔子去魯此年遂伐邾六年復伐強家擅  
兵貪利不能以禮義自克其習非一日矣何忌亦無能  
改於其德昔之學於仲尼者何如哉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

濼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

句繹季氏私考濼東沂西田在繹山東南蓋邾城在繹山

之陽即今鄒縣也句繹繹山之曲也杜元凱曰邾地

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何忌何爲而伐之蓋三家之中

定公  
二十七年

季氏最強叔孫附之邾子所事者二家仲孫氏必有所不悅故何忌因哀公即位邾子不賀執此辭以伐之也夫邾豈誠善事二家者不得已耳而二家貪利之私不能不因何忌之舉而動故三卿同伐邾也其所取濶東沂西田則三家所議共分者也然濶東沂西之田近於季氏之費邑而叔孫之郈在魯西邾仲孫之成在魯北邾去邾田為遠懼季孫之強而專其田也故叔仲二家獨與邾子盟於句繹而季孫不與焉其盟邾子亦如後世之立券約耳先儒以為各盟所得而季孫獨無非也蓋近費之田季孫所利豈以專國強臣肯讓二家而不

取乎故邾田之分三家之所同利也沂西言及者蓋魯先取邾田自濶水則濶東之田最所切近本其所欲得也而因以及沂西耳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靈公卒蒯聵之子輒立

季氏私考衛靈公無道之君也主威不立而盜得以殺其兄家政不脩而妻得以逐其子事無名而每與遠役行無信而屢召敵兵觀孔子因其間隙而明日遂行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然而不至於喪者以有仲孫圍治賓客祝佗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三子皆非純臣徒以其才足任使令而可具臣數故倚之以苟自逸然有一

邊伯玉而不能用豈真能任賢者哉其不亡幸爾

滕子來朝

哀公新立故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胡傳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鞅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納于戚內弗受也鞅拒父也後十二年

而蒯聵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以拒父而奔也世子正也屬辭比事則輒罪萬世不可掩矣○時晉卿方內叛故趙鞅不能伐衛而納于衛邑與弗克納同○季氏私考蒯聵本奔宋而趙鞅納之者必因靈公卒而至晉求納也衛人已立輒故蒯聵不得入而但居于戚耳孫明復曰其言于戚者為輒所拒不得入於衛也按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今靈公既死輒又已立猶稱曩日之世子見蒯聵當嗣孔子正其名而書之也書之所以為君臣父子之大經也不然貪國叛父之人接踵于世矣高閔氏曰靈公卒衛人以世子在外遂立其

春秋事考卷之五  
子輒使輒知已之得立者以父爲世子故因逆其父而  
還以位則子道得而亂息矣奈何他人納其父而反拒  
之耶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  
績鐵丘名今開州有鐵丘即此

季氏私考按左氏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士吉射  
逆之趙鞅禦之遇于鐵如此則是鄭人爲齊致粟於范  
氏也夫鄭雖與齊合黨盟鹹然安甫一會之後鄭亦不  
與齊通觀鄭罕達伐宋而齊不知宋皇瑗侵鄭而齊不  
救則可見矣且齊苟有粟欲輸范氏何不遣兵逕致朝

歌主衛以爲防護而乃使鄭越疆伐送邪蓋鄭本叛晉  
幸其有范中行之亂或將以兵助二逆而趙鞅者范中  
行之仇也聞有鄭師則邀擊而敗之耳鄭不量力而欲  
與霸國爭雄且以黨叛名其敗宜矣○按趙鞅此師即  
納蒯賸之師也遇鄭師于鐵知其助范中行而來故邀  
擊而敗之季氏之說是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避楚仇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王氏經世初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蔡叔以叛被誅  
成王復以封其子及平侯卒徙于新蔡至昭侯乃徙九

江下蔡即州來是也○季氏私考州來本楚屬國而為  
吳所滅則吳邑也蔡欲恃吳以抗楚故遷州來則遷州  
來蔡之本意也左氏以為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則  
當書吳人襲蔡蔡亦不當以自遷為文矣然先王封國  
當效死弗去棄而從吳豈謀國之善哉公子駟議必主  
於不遷未為失策也乃以其志在從楚而寘之死故不  
去其大夫

已酉敬王  
三十八年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胡傳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

而黨之也○屬詞削贖在戚而國夏曼姑圍戚齊人助  
子圍父也故雖有齊卿主兵而不繫戚於衛以削贖居  
戚故也戚不繫衛則輒不當有國父不可圍而齊人黨  
逆之罪重矣自夫子為正名之論當時高第如子路猶  
不能無疑脩春秋時削贖猶在戚也蓋靈公嘗欲立郢  
而卒不立者知削贖在晉晉人必將納之郢雖立猶不  
立也而衛人立輒以拒父衛為無父之國矣是故削贖  
出入皆稱世子而戚不繫衛以鄭世子忽宋彭城鄭虎  
牢三特筆比而觀之春秋之法明矣○高氏曰曼姑為  
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齊國夏帥師助之故為惡



春秋事義卷之十一  
首齊於晉爲仇若蒯賸入則衛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胡傳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爲悅而不毀歟○季氏私考桓僖祧久矣而不祧三家之意也三家尊桓而德僖宜毀而不毀而天譴以災非譴桓僖也譴三家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季氏私考啓陽漢避景帝諱改爲開陽汪克寬氏曰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臨沂即今沂州也按水經開陽在祊之東南沂水流逕其東故鄆國也昭十八年邾人襲鄆鄆子從帑于邾然則啓陽者鄆之別名如號之爲下陽荆之爲楚然非邑也其地在邾之東鄙今沂州南也然祊之西北爲費則近於費而季氏之所欲也是時魯方討邾既取濼東沂西之田則邾人不得不以啓陽讓魯矣故城之然猶懼其有變也故二卿帥師並出而以兵威脅焉季氏以叔孫附已故與同城而啓陽之地則實季孫得之矣○西亭辨疑魯伐邾取濼東沂西之田雖與邾盟猶懼其來伐故城啓陽以防邾也

春秋事錄卷之六

喜之裔

帥師伐曹

季氏私考曹伯陽奉樂大心入蕭以叛宋方有亂故且從齊盟洮而未暇致討今間齊景公之耄而怠無畏於齊而脩曹之怨樂髡之師宋景志也曹陽背晉故晉不救自是疲於奔命身為虜囚尚誰對哉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斯卒而肥乃庶長子卒後嫡室南孺子生子焉公臣正常以告公使視之則或殺之矣朱子謂康子奪嫡即此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季氏私考獵既駟黨不附遷議則與蔡昭侯相忤者也

故以國法放之于吳所以媾侯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哀公卒孫嗣是為惠公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季氏私考季氏雖與叔孫同城啓陽而實專有其地叔孫必所不悅而季氏費邑在魯東鄙易於制邾必復以其所分叔仲二家鄒東沂西之田并收焉邾人但知從強者之令稅之所入惟於季氏不復知有二家矣故州仇何忌乘季孫之新立復共圍邾責其背句繹之盟也按季氏未必并收二家田稅要是邾以二家私邑相去之遠而鄒東沂西之稅惟季氏是勤而二家者或不如

也故二家不悅責其背盟而圍之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西亭辨疑豐氏曰蔡文公名申卒于宣十七年是也昭公文公之曾孫也豈同其曾祖之諱乎及觀石經申作由二字形相近或當以石經為正○按蔡侯實翩弑而以盜殺赴國史因而書之左氏以為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悖謬矣春秋凡言弑君不以君有道無道異詞所以正弑逆之罪也古今自湯武外君孰可弑弑君者亦孰可輕縱乎胡氏謂蔡侯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說亦未然謂盜得而害之則可蓋因其以盜殺赴

而書即借盜殺以警為君如蔡侯者爾

蔡公孫辰出奔吳

季氏私考蔡昭公之弑雖不知主名而公孫辰為正卿必蹤跡可疑者也故因成公欲討而奔吳陳傳良氏曰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殺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宋以小邾事魯而執之蓋因齊景圖伯無成而亦有志於爭權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季氏私考蔡成公討弒父之賊而以公孫姓公孫霍為同謀也然姓霍皆國卿罪狀未明而殺之豈足以服人心乎故不去其大夫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兢至此春所惡故書歸于楚為楚執之之詞蠻子不名則屈服之詞而晉稱人則使人執之之詞所謂直書而罪自見者也胡氏罪之外之京師楚之說俱未然○屬詞楚雖敗亡之餘群臣能輯睦以事其君晉外失諸侯而強內訂自知非楚敵也是以執蠻子歸于楚

城西郭

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殷社也諸侯有之以為廟屏所以戒亡國亡國之社有屋使不得上通於天所謂不受天陽也以屋故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頃公卒子隱公虞母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國亂故緩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辛癸三十一年

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汪氏曰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距此六年未有釁端而景公忽興師以伐宋豈以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恃強凌弱故託是討之以圖霸歟

晉趙鞅帥師伐衛

家氏曰蒯瞶以父伐子晉趙鞅爲之伐衛若私于蒯瞶必求其入亦非春秋所許也况實以范氏之故而納蒯瞶以爲名乎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張洽氏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子子公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太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勿憂無君卒致死肉未寒子弑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弑簡公而移其社稷真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爲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歟季氏私考當時稱晏子以其君顯至其晚年興兵結怨大異徃時意晏子必已老不在位自會夾谷之後亦遂謝世邪然則景公之善惡係於晏子之存亡者也難以

言自立矣

冬叔還如齊

吊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荼以非次而立故速葬

六年春城邾瑕

季氏私考瑕邾邑也故繫之邾按後漢志任城閼父註縣北有邾瑕城今考亢父在濟寧州南六十里當近泗水其東則漆閼丘之地也邾瑕謂之瑕必與魯負瑕邊界而得名負瑕即瑕丘蓋在今兗州府滋陽縣東南界

上而邾瑕在其南豈漢時割入亢父邪汪克寬氏曰邾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高閼氏曰瑕邾邑魯未嘗取於邾而遽城之見魯之迫邾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先是鮮虞納荀寅於柏人今鞅之伐蓋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高氏曰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吳人怨之元年侵陳今復伐陳修怨也陳自是與吳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襄陵許氏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

季敬王  
二十一年

陳乞弒君之謀得肆矣

叔還會吳于相

以吳在相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高氏曰昭王委政囊瓦寵費無極使賢人誅戮諸侯怨  
叛入郢之禍宮汙冢發幾不免其身迄得反國而卒于  
位者國有一申包胥也○廬陵李氏曰左氏載楚昭有  
死讐之志及其命公子啓為王與不肯移禍於令尹司  
馬等亦足見昭王之賢又載子西子期子闞之讓國不  
立亦足見二子之賢故楚不終衰又曰楚子疾卜曰河  
為崇王弗祭曰三代命王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  
也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此足以證諸侯不當三望  
之事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胡傳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景公命荼世  
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  
之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陽生之不子其誰使  
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父不父則子不子  
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王氏經世以天倫  
言則陽生長荼幼以父命言則荼受命陽生不受命直



諸天王則國陽生之國也此所以以國氏也不直諸天王而自為篡奪則是不有其先君之命也不有其先君之命是自絕於先君而不得為先君之子也此所以不稱公子也里克中立所以成亂而非始謀觀從召比雖始禍而非當國陳乞兼之况身弑荼而其子田常再弑簡公終盜齊國豈常弑比乎○高郵孫氏覺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弑陳乞為之加陽生以弑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弑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季氏私考前三年何忌已與州仇並將圍邾意邾田之利仲孫氏所獲不及二家而邾方恃齊事魯多闕故何忌以為名而伐之

宋向巢

成之魯孫

帥師伐曹

高氏曰樂髡伐之猶未服且為入曹起也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季氏私考黃震氏曰齊景既沒宋妄意圖霸故既伐曹而又侵鄭報罕達之師且求諸侯也

晉魏曼多

絳曾孫

帥師侵衛

公其教至  
三十二年



輒拒其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為范中行氏加兵焉因五年伐而未服故又侵衛

夏公會吳于鄆

季氏私考鄆近邾吳夫差至此必略地也故公親往會之然邾亦吳之與也會吳甫罷而即伐之此邾人之所以奔告于吳而魯遂被伐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伐邾乃季孫肥之意時公制於三家非有君將之實也屬詞邾本魯之附庸入春秋已強天王命列於諸侯魯屢渝盟伐之故儀父闕魯三世弗一來朝瑣亦不朝于

莊其後世婚于齊每恃齊以抗魯僖公伐邾者三文公伐邾者一定公以魯宣事齊之故朝魯者再世宣公朝魯者亦再世齊景公立齊魯之好復通邾子亦來朝至隱公益來朝來奔喪事魯愈謹而三家侵奪之不已至此入邾以邾子來則以齊景無能為以死而邾日以弱故也魯既歸邾子吳人執之而立太子革邾子復來奔又奔齊卒在春秋後○王氏經世按伐邾者三家也公雖在行而無與於其事獲則三家享其利討則公受其惡春秋以諱不在公是以直書而不諱也舊說諱為隱其惡若隱其惡何名為直筆乎蓋諱避之諱也避其名

而遜其辭以示尊敬云爾今言他人之遇屯否罪戾死  
喪耻辱則正言之至於所尊所敬則婉順言之此人之  
情春秋之意也魯自作二軍分公室而季孫宿帥師救  
台遂入鄆權不在公也蒐于紅不書公兵不在公也襄  
公還自楚聞季氏取卞至於欲適諸侯地不在公也故  
納叛人叛邑凡內惡悉書而不諱矣以諱不在公也至  
於入邾則先言公伐邾下但言入邾猶為遜其辭耳遜  
其辭而不隱其實聖人待父母國之道也胡氏謂書以  
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  
與之也其義迂矣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

公孫夏魯孫

帥師救曹

高氏曰曹伯好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  
之亦已甚矣故貶而人之苟將卑師少豈能圍之乎鄭  
與曹疎所以救曹非志於義也欲報皇瑗之師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季氏私考宋人圍曹以鄭救不得志故景公親入其國  
而以其君歸暴虐甚矣左氏以為遂滅曹執曹伯以歸  
殺之○按經不書滅書殺恐實未嘗滅未嘗殺也

吳伐我

凡外兵直逼國都言伐我後國書伐同

魯敬  
二十三年

家氏曰吳伐我以救邾而書法無褒辭者春秋之貴救  
貴義也茅成子之請救于吳也動吳子以利吳子悅於  
利而動是以率師造于魯之城下不責魯以存邾遽受  
盟而返何救之足言其後吳責報于邾者不已執其君  
而擾亂其國存亡國者顧如是乎○汪氏曰哀公即位  
七年加兵於邾者五而且入其國俘其君自入春秋魯  
恃強陵弱未有若是之甚也此言書吳伐我比事以觀  
則魯之受伐盖有由矣前此書侵伐必言四鄙見魯之  
國都猶足爲守也至於是年吳兵直抵魯之城下則魯  
之四竟藩屏蕩然而國不足爲國矣哀公之經兩書伐

我若曰我能入邾吳能爲邾而伐我我能會吳伐齊齊  
能興師而伐我雖據事直書而詳味書法亦有反已自  
咎之意焉○按盟于城下經不書恐未必有此事魯服  
而後吳退師則有之吳之來伐稱伐我曲在我也言因  
吳之伐而我當有以反諸已此春秋之旨也

夏齊人取讎及闡歸邾子益于邾

讎在汶北非魯本封闡

在汶南則魯封內地也及者有別之稱今寧陽縣有剛  
城屯即闡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僖公卒子閔公維立

齊人歸謹及闡

按左氏以邾子益為齊出則齊之取謹闡家氏所謂要魯以存邾是也魯重於失謹闡而歸益於邾也此歸邾益之後謹闡所以既失而復得也齊歸謹闡雖非心服而歸然於理為順而歸也此所以雖不書來歸而書歸也左氏以取謹闡為季姬未歸之故與益為齊出之說既已自相矛盾而季氏私考又謂齊取謹闡為欲得邾從已而非真念甥舅之情皆非矣以益來而取我謹闡歸益而亦即歸我謹闡非念甥舅之情而何此亦是人情之常胡氏以為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

邾云云亦過矣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昂敬至  
三十四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今杞縣

季氏私考雍丘杞地界於宋鄭之間者左氏以為圍宋雍丘誤矣○趙伯循曰取悉俘之也○李蘆氏曰自定十五年以來宋鄭結怨久矣故皇瑗悉力取雍丘之師罕達悉力取岳之師蓋不勝忿怨以至於此也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十九

汪氏曰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惜矣而又君親帥師以伐其國明年偏師再伐十二年向巢又伐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季氏私考邾子益嘗為魯囚何為又來奔邾蓋邾又見迫於齊也齊為邾故與魯為仇及邾益歸而謹闡復則齊又責報於邾而邾之強臣歸罪其君無所容身矣故來奔所以愬也

丙辰敬王  
三十五年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季氏私考公伐齊為邾子益之來奔也邾方附吳而魯怨既釋故公為之會吳以報齊也齊之計亦以國喪告而罷魯吳之師也○按齊陽生實係自卒非弒也請師于吳者乃邾茅夷鴻以為齊請齊辭者亦非也

夏宋人伐鄭

許氏曰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惡其修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季氏私考高閔氏曰齊帥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趙鞅加兵於有喪之國聖人弗與也故書侵異乎士句矣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五月公至自伐齊

季氏私考高閔氏曰齊魯接境而公會夷狄犯之既聞其喪則遂班師可也所以久而不歸者公之進退制在吳故也

葬齊悼公

三月而即葬國亂懼有變也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輒方假齊以拒父彊蒯聩之黨也亦假齊命以歸國與以君命復者異矣

薛伯夷卒惠公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即子期昭王次弟帥師伐陳吳救陳

季氏私考趙汾氏曰楚比歲伐陳爭陳於吳也故吳救陳吳非能以存中國為義者利陳之私於我而已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胡傳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田也垂訓之義大夫○季氏私考此報去年春會吳伐齊之役也魯之會吳伐齊起於邾子來奔則齊宜以邾為討願邾方事吳魯必助之且以勝邾不武故尋兵於魯耳專務兵爭不義甚矣卒至見獲於艾陵其自取之哉○按

定公以前凡伐我者皆言四鄙見疆場猶有警備外兵  
不易至於國都也自陪臣執命法弛民玩而四境之備  
不嚴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

季氏私考陳轅頗濤塗四世孫轅頗之奔在楚伐陳吳  
救陳之後其必志在向楚爲衆所惡而見逐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季氏私考趙鵬飛氏曰魯再會吳伐齊招夷以戕中國  
爲惡大矣然公與會不與戰吳強魯弱也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艾陵齊地蓋在羸博之壯國晉獲時未必已死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其後不可考矣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季氏私考世叔齊即太叔疾乃世叔儀之孫而申之子  
也左氏載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遁於初妻之  
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  
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是以疾爲文子所逐也文子  
嘗以敏而好學不耻下問爲孔子所稱不宜黷倫敗禮  
如此觀疾適宋即臣向魋則必悖逆之臣而不可以奪

春秋傳卷之十一  
三十一  
妻逐出之罪誣加文子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胡傳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  
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平  
其遠邇賦里<sub>厘</sub>以入之多寡而量其有無使出軍旅之  
賦是賦出於商賈之里<sub>厘</sub>而未始及於農也今用田賦  
軍旅之征非矣夫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  
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用田  
賦者以田多寡出軍賦也○王氏經世用田賦蓋托以  
軍用加歛於田計田而出貨財也大約稅畝多乎<sub>存</sub>一

田賦又多乎稅畝矣稅畝私田始有征也用田賦者私  
田又加征也○李氏曰田主出粟而賦則出於商賈之  
里<sub>厘</sub>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今農民供之則非古  
人重本抑末之意矣○按魯於是時因遠交強吳役繁  
費多故又計田而歛取民財以克軍國之用如今田上  
之軍需也非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令農民代出之如  
李氏困農民而寬商賈之謂也胡氏議弛商賈之征一  
段說亦欠明○計丘而出兵車乃賦之常法今不計丘  
而計田以兵車之名歛貨財故曰用田賦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胡傳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書孟子卒雖曰爲君隱而實亦不可揜矣

公會吳于橐臯

橐臯吳地在淮南浚道縣東南浚道在今廬州府城東北七十里廢梁縣南三十里

季氏私考吳既敗齊魯以爲德將爲之合諸侯以親之故公親至橐臯而與之爲會非吳請尋盟也秋會衛宋于鄆意正爲此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鄆吳地即發陽今揚州府之泰

州在古有發繇亭其地也

季氏私考此魯致衛宋以從吳也齊景公末年宋衛既皆背齊而魯亦與齊爲仇矣魯爲吳合宋衛所以爲擯齊計爾左氏載子木子貢之言皆虛誇之說也衛人必不敢殺吳行人與辭吳盟而况會止三國惡得云會吳邪

宋向巢帥師伐鄭

季氏私考趙鵬飛氏曰宋鄭之怨於是十三歲矣雖其兵端起於鄭罕達然六年之間宋四伐鄭明年鄭罕達遂取宋師于品逞兵不戢亦可戒哉

曰美敬王  
三十八年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郕

孫明復曰報雍丘之師也○宋向巢伐鄭圍郕故罕達

圍宋師而取之

夏許男成卒元公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按黃池之會吳未嘗主盟中國當時晉與吳因魯以結好蓋吳之欲通上國將以雒長諸侯是其夙心晉以諸侯多叛而因吳以為重亦所欲也故魯請而二國從之以為會吳爭長於晉誠有之彼為久已稱王周室又故

已為長其勢力又方強盛於晉故實有此意晉董褐復命於吳謂吳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有短垣而自踰之以此彈壓吳是矣然吳本伯爵晉侯爵晉當先吳而晉自顧勢力則終不能駕吳也故寧遜為吳公許吳先軟晉亞之其實如此而春秋立文則不可先吳以紀又不可泯其實而紀也故書會晉及吳言會而及則兩大之形昭然而於事亦未為失此所以為春秋之文也公羊以為兩伯孫氏以為主在吳恐皆非季氏私考以為吳不爭而讓晉非也西亭辨疑謂吳欲因魯以交中國晉欲交吳以弭兵革之患說得之然以為吳有慕晉

春秋事考卷之十一  
求會之意而非抗中國亦非也此當從國語先吳之說  
爲長左氏謂爲先晉者亦未然○國語吳王夫差既勝  
齊殺申胥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通於齊魯之間北屬  
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越王句踐乃命范  
蠡率師沿海泝淮絕吳路始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  
郛焚其姑蘓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至以越亂  
告夫差於是用王孫雒之謀卒得先軟而歸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子西昭王弟

高氏曰楚畏吳之強無如之何故乘吳之出會而伐陳  
於越入吳

胡傳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入乎爾老氏曰佳兵  
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  
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  
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  
都矣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  
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  
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高氏曰削躡在戚十有二年矣晉人不能以此討衛乃

春秋列傳卷之二十一  
以范中行故而數興師故書侵○廬陵李氏曰晉事止於此先儒李氏曰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晉伯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夫晉以奕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中夏至頃定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嘗原晉事之顛末而察其所由失矣或曰晉之微也大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強並立伯權遂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于戎蠻之執晉俛焉北面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乎黃池之會吳

咳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晉春秋由是絕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夷狄之張也曰中國苟合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強戮力周旋何畏於吳楚今也齊景公有抑晉代興之志宋衛魯鄭之君無非攘臂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婁與邾大夫坐而失魯執宋仲幾樂祁犁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於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夫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夫魯則與齊會于牽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

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  
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  
盡忠以輔公何憂乎齊衛今也強家多門各求封殖而  
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  
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洺  
政敢干位以命大事而趙藉魏斯韓虔為諸侯之萌已  
成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  
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饜  
也范鞅請冠而魯使蒙執趙鞅受楊楯而宋卿賈禍邯  
鄲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

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徒出或十牢而吳人藉為口  
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衰又誰咎歟  
此春秋所以謹義利之辨察天理人欲之分正君臣上  
下之位而示後世以防微杜漸反本澄源之道也頃公  
自昭二十一年即位至是凡三十一年至哀公二十年  
卒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季氏私考文十四年星孛斗昭十七年星孛大辰皆

言學之所加今東方不言所加之宿者公羊子以為見於旦似美而未盡也蓋雖旦見必有宿可言今日東方則所加非一宿日久遍歷東方諸宿不可以宿名也盜殺陳夏區夫

季氏私考夏區夫陳卿蓋夏齧之後必主於從吳而不欲從楚者也盜者刺客之名蓋楚使人刺之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傳獲麟即此

季氏私考左氏傳曰西狩有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唐書卷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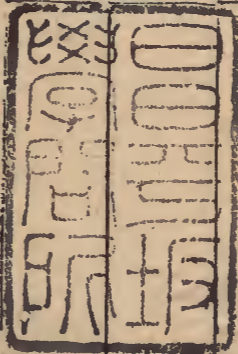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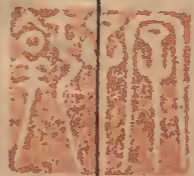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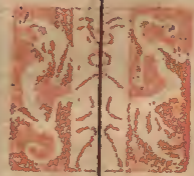
今兗州府嘉祥縣本鉅野澤地世

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孔子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今按周衰道廢人欲橫流亂臣賊子接跡天下撥亂反正以振頽綱此孔子之志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道苟不行亂將奚極然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方有吾已矣夫之嘆而祥麟一踏明王將不復興矣於是重有感焉乃作春秋以明王法蓋文雖有感於麟而志則不在是也雖無感麟春秋固將作矣○孔子之卒近在獲麟後二年苟非平日所嘗用心則隱後二百餘年之間多有傳聞不實之事豈一朝一夕所能詳哉故制作三年文成致麟之說元凱既斷其妖妄而後儒之辯

亦詳茲不復論矣若必謂其感麟而始作則理亦有未盡焉○按夫子欲身見道之行於天下始焉未暇爲著述事晚知道終不行也於是刪詩定禮正樂序書贊易與以垂世教於將來而今遇獲麟麟死則所謂吾已矣夫之歎蓋又當有甚於前日矣而魯史其所嘗得於傳聞睹記之真嘗有慨於其心謂其所載之行事乃王法所可寓以垂戒後世者也於是因麟死知王者之不作而修以爲經焉杜元凱謂感麟而作是已胡文定乃云經成而麟至本之何休范甯之說以爲信然誤矣夾谷相禮而三田來歸以爲聖人自序其績然則春秋成而

麟至亦謂聖人自述其作經經成之瑞應乎此失春秋之旨爲甚故不得不爲之辨如此○按謂春秋感麟而始作誠有未盡蓋其平日嘗究心於此而當時史官如左氏輩必嘗與夫子往來論議如魯樂官之相與論樂得以習聞習見其所記之行事與夫策書簡牘之大凡必嘗筆之以爲書而至於獲麟麟死之時始於一兩年間遂成而出之今之從事著述者每嘗留意於所纂之一書未就也就亦未即出也一旦因有所感取而成之成而遂出之與以傳之於其身後亦徃徃有然者何獨於聖人而疑之乎故謂聖人感麟而始作春秋不可謂

聖人感麟而始成春秋則無不可也○資中黃氏謂左  
丘明非傳春秋者傳春秋者蓋姓左而失傳其名爾



春秋事義全考卷之十六終

文化丙寅



